

为给老爹正名,嘉靖皇帝大开杀戒

7

历史传记

苦乡 著
浙江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嘉靖皇帝是明代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,有人把他排在明太祖朱元璋之后,称他是明代第二位有作为的皇帝,有人却说他昏君、暴君。严嵩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,后世文人把他描写得一无是处,但几百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质疑,说他不是奸臣。这是对是非君臣到底是怎么回事?严嵩何以成了臭名昭著的奸臣?按徐阶给严嵩罗织的罪行,杀十次头都不为过,为何他仅仅只是被削职回家?严嵩死后半年嘉靖皇帝才知道,随后他就误食丹药而亡,这么巧?

[上期回顾]

张太后怕严嵩再惹事,于是叫大臣们把他赶出京城,到应天府去上任了。

蒋太后的女儿十岁早殇,丈夫英年早逝,三十多岁守了活寡不说,唯一的儿子还成了别人的儿子,最让蒋太后伤心的是后宫的人都怕跟她在一起,唯恐张太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迫害。一来二去就得了病。

嘉靖皇帝明白,心病还要心药医。要想从根本上让生母的病好起来,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正皇考,恢复自己的身世,并将生父的陵墓迁到京城来。但重正皇考要有正当理由,并且最好由大臣们上个奏折,编个理由,自己才好办事。于是他让骆安在外面放风,委婉地流露出这种意思。谁知朝中大臣要么是后党,要么是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,大家一个个装聋作哑。

却说应天府刑部有个观政进士叫张璠。什么是观政进士?就是考中了进士,还在实习阶段,没有正式封官的人。张璠,浙江永嘉人,字乘用。科考了八次,在正德皇帝死的那一年(1521年)才中了进士,此时已经四十七岁了。当初,嘉靖皇帝对认张太后为义母有抵触时,张璠就揉面不加水——干搅了一番,上书讨好嘉靖皇帝:朝廷应该重新皇考,尊孝宗皇帝为皇伯,孝皇太后为皇祖母,兴献帝为皇父,兴献太后为皇太后、圣母,在京城建兴王庙才是正确的。

当时,张璠是一个新科进士,嘉靖皇帝是一个无知的孩子。所以,杨廷和权当张璠放了一个狗屁,未作理睬。过后觉得他一个新科进士,竟敢跟自己唱对台戏,就把他赶出京城,到应天府刑部观政了事。这使张璠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。他从京城为官的老乡那里听到了嘉靖皇帝有意重翻旧案的消息,心想:反正自己是黄瓜打锣——去了半头,不要再赌最后一把!于是他找应天府刑部主事桂萼商量,欲两人联名上道奏章。

桂萼,字子实,号见山,余江县

人,正德六年(1511年)进士。其人性格耿直,特别同情贫苦老百姓。这时听张璠讲了蒋太后的不幸遭遇,不但激起了他的正义之感,还为张璠出谋划策,说:“严嵩乃老谋深算之人,又是皇上的近臣,不如拉他一起,三人一起联名更好。”两人计议一定,便来找严嵩商量。

严嵩深知这是一个马蜂窝,弄不好就会玩掉自己的脑袋,就敷衍道:“这样的大事,哪能道听途说。我不干这种糊涂事。”张璠和桂萼只得悻悻而归。两人回到住处,连夜写好了奏章,第二天就派人送往京城。

这天早上,嘉靖皇帝坐在龙椅上,无精打采地问众臣:“各位爱卿,有本早奏,无本散朝。”司礼监一个官员出班奏本,说:“启奏皇上,应天府观政进士张璠和应天府刑部主事桂萼有本上奏。”嘉靖皇帝懒洋洋地说:“什么事,念吧。”嘉靖皇帝听官员念完了奏表,就像突然打足了咖啡一样,猛地一下从椅子上弹了起来:“哦,呈上来!”嘉靖皇帝仔细看过奏折后脸上顿时露出了洋洋喜气。

当下,杨廷和听司礼监的官员念完了奏折,非常意外,立即上前奏道:“皇上,张璠、桂萼这样的奏折,实在是妖言惑众,居心叵测,不将他们治罪,难以服众。”毛澄病死后礼部尚书是汪俊,汪俊听了杨廷和的话,立即上班附和:“杨大人之言甚是,张璠、桂萼这样蛊惑皇上,实为罪在不赦。”

嘉靖皇帝将奏折放到案上,不悦地看着杨、汪二人:“他们二人的奏折也代表了一方的民意,此事涉及朝廷的皇威国体,凡朝廷命官皆有责任过问,向朕进言,他们如何是妖言惑众,蛊惑于朕?”杨廷和坚决抵制:“皇考之事已被史官记入史册,皇上当初也是认可的。张璠、桂萼蛊惑皇上,难道想翻案不成?这等大事,岂能出尔反

尔,让后代子孙笑话。”嘉靖皇帝很不耐烦:“伪造历史,那才让后代子孙笑话呢!”说完起身,迫不及待地要到后宫去向他的生母报告这天大的喜讯。

蒋太后喜气洋洋,孝皇张太后却恼羞成怒:“张璠、桂萼,这两个畜生,竟然大逆不道,公开跟哀家叫板!”汪俊说:“微臣料定,不久皇上就会调此二人进京,到时必是一场大战。”

汪俊没有猜错,嘉靖皇帝要求重新皇考,遭到群臣抵制后,感到自己孤掌难鸣,就下旨将张璠和桂萼调进京来,帮自己对付群臣。张璠和桂萼接到嘉靖皇帝让他们迅速进京的圣旨,喜出望外。两人风风火火地赶到京城,立即赤膊上阵。

金銮殿上,张璠说道:“微臣以为皇考之事势在必行。天下之人谁没有父母?皇上以堂弟的身份继承堂兄的皇位,光明磊落,如果不如实皇考,绝对会给人以不良的口实。”刑部尚书赵鉴不敢把嘉靖皇帝怎么样,却不把张璠放在眼里。为了到张太后面前去邀功请赏,他就暗中串联了十几个大臣,决定在金銮殿上打死二人。这时听了张璠的话,他就指着张璠大骂:“张璠贼子,你还敢妖言惑众、蛊惑皇上!似此逆贼,人人得而诛之。”说着就动手殴打张璠。串联好了的大臣也一拥而上,要当场打死张璠和桂萼。

嘉靖皇帝大怒,起身厉声喝道:“来人,把赵鉴一干人统统给朕拿下!”一帮锦衣卫冲了进来,拳打脚踢,将赵鉴等人按倒在地。在杨廷和等大臣的求情下最终才住了手。

张太后见嘉靖皇帝态度强硬,大有摆脱自己的控制之势,就急召杨廷和等人商议对策。她说:“皇上要重新皇考,这不但伤害了皇家的尊严,还伤害了我们活着的人的尊严,这种无法无天的事,你们一定要彻底抵制。”杨廷和回答:“太后放心,当初皇考之

事我是首议,今天我仍然要与皇上周旋到底。”张太后对众人频频点头。

金銮殿上,礼部尚书汪俊充当了急先锋:“皇上,微臣以为重新皇考断不可行。此事早有定论,不容更改。”嘉靖皇帝脸色阴沉:“朕要认自己的亲生父母有伤风化礼教吗?”汪俊:“起码是翻云覆雨,无信无誉!”嘉靖皇帝忍无可忍,手指汪俊:“大胆汪俊,你竟敢公然侮辱朕!”汪俊一副视死如归的神色:“皇上,您就是打死微臣,微臣也要说。”

嘉靖皇帝气得浑身发抖:“好好好,汪俊,你以为朕真的不敢把你怎么样吗?来人,给我把这个贼子重打五十大板,赶出金銮殿,永不续用。”陆炳带着锦衣卫等在外面早就耐烦了,听到嘉靖皇帝的话,立即带人冲了进来,将汪俊打得气息奄奄,拖了出去。

嘉靖皇帝气愤地冲殿下喊道:“史官何在?朕令你毁去去年皇考,重新记录朕的身世。”史官也挺倔:“皇上,尊重和记录历史是史官的责任,恕微臣难以遵旨。”嘉靖皇帝拍案大怒:“来人,把这个大胆的狂徒拿下,打入死牢。”

陆炳带锦衣卫一拥而上,拳打脚踢,将史官拖了出去。一个大臣看不下去了,大声喊道:“皇上,史官乃直谏之臣,纵有不是,皇上也不能行商纣之事。”嘉靖皇帝怒目圆睁:“来人,将其掌嘴五十。”大臣:“皇上,你这样侮辱臣,还不如杀了臣吧。”嘉靖皇帝怒不可遏:“你以为朕不敢吗?好,给我把这个贼子乱棍打死。”

嘉靖皇帝在金銮殿上真的一连打死了两个大臣。蒋太后听说后,情绪受到刺激:“……你怎么能随便打死人呢!人是能随便打死的吗?”看到母亲的样子,嘉靖皇帝痛心疾首:“母亲,不是儿臣心狠手辣,实在是他们把儿臣逼得没有办法了。”

赵旬旬和丈夫为了钱的事吵了一架

4

都市情感

辛夷坞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赵旬旬想要的婚姻,是一座围城,哪怕没有激情,却有她最渴望的安稳。但她没想到,自从遇到池澄,曾一心一意皈依的人间烟火不过是泡影,幻城摇摇欲坠。带着爱与恨归来,池澄绞尽脑汁地算计,让赵旬旬失去了所有的退路,只是因为,那条唯一的退路,就在他的怀中。他是带给她毁灭的风浪,也是她无法抗拒的青春狂澜。当失去了最后一滴水,沙漠里的浮城,是否也能成为最终的归宿?

[上期回顾]

赵旬旬跟随丈夫去参加邵佳荃的生日会,丈夫送给邵佳荃的礼物竟然是自己一直养着的那只猫。但猫咬了邵佳荃一口,丈夫忘了自己和邵佳荃的男友都在场,紧张地送邵佳荃去了医院。

池澄挪了挪身体,坐正了才对赵旬旬说:“旬旬,能不能实话告诉我,你为什么嫁给谢凭宁?”旬旬想了很久,“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嫁给他。我妈妈极力主张我和他在一起,他也希望娶我。谢凭宁这个人没什么大的缺点,我一直相信他是踏踏实实过一辈子最好的人选。”她自我解嘲,“那时他还是个大夫,我想,如果有一天急病发作,身边有个学医的人,生存几率要大很多。”

池澄讽刺她,“我是药科出身,家里也卖药。你如果嫁给我,吃错药的几率也会小许多。”旬旬没有计较。“我是挺活的,但我要的只是再简单不过的生活。他不需要如痴如醉地爱我,也不需要为我赴汤蹈火,只要给我一个家,难道连这样的要求都算过分?”

“倒不过分。”池澄说,“但很多时候,往往就是因为你要得太少,别人才索性什么都不给你,结果你一无所有。”旬旬低下头,“我不懂你的意思。”他嗤笑,“你当然懂,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装糊涂高手。别骗我,其实谢凭宁和佳荃那点事儿你都知道。我看你未必有多爱你丈夫,忍气吞声和贤惠大度也没多大关系。你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,说到底还是害怕到头来鱼死网破你什么都得不到。”

“那我现在又得到了什么?”旬旬又一次被他激怒了,她不愿从别人口中听到如此不堪的自己。“你得到了衣食无忧和你幻想中的安定!”池澄再度毫不留情地揭穿,“单纯为了你想要的生活,去嫁一个不爱的人敷衍度日,就等于合法卖身。所以我不敢对金主指手画脚,明知他骑到你头上,你还要自欺欺人地装聋作哑,这和收了钱就任人摆布的妓女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?”

旬旬当即下车,用力关上车门。“不要以为懂了点皮毛就看破世情,有些事轮不到你妄加评判。我就

是受够了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生活!反复搬家,有钱就花,上一顿全是肉,下一顿就喝西北风!每到过年过节,最怕债主上门讨债;每得到一件好东西,都担心是我爸爸从别人手里骗来的。他们离婚,我跟着我妈,她身边一个男人一个男人地换,为了我初中能进重点班她都能和教务主任睡觉……我妈走了狗屎运,曾叔叔娶了她。十四岁以后我吃穿不愁,住在那间大房子里,可我很清楚,里面就连一个杯子都不是我的。从小到大没有什么真正属于我的!你说我卖给谢凭宁也好,打自己的小算盘也好,我最大的愿望只是每天醒过来,发现今天的一切还和昨天一样,什么都在,什么都没有改变。”

她回头看向池澄,“其实我并不是很恨谢凭宁,他心里没有我,我也未必一往情深,即使每天给他洗衣做饭,可我不在乎他在想什么。就这样的日子我竟然幻想天长地久,是有点儿可笑。现在他先置我们的婚姻于不顾,我没有那么做,但区别只在于我没有一个如邵佳荃那样让他惦记着的人。”

“那你就离开他!”离开他又怎么样?一个离过婚的女人,难道遇多的下一个男人就一定比他好上许多?”“你不试怎么知道?”旬旬笑笑没有回答。他还不懂,人在一条路上走得太久,就会忘了当初是为了什么出发。婚姻也是如此,惯性推着人往前,可回头却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。风猎猎地将她的一缕散发拂过脸颊。旬旬右颊有个深深的梨窝,那不是那种艳光逼人的大美人,但眉目清浅,梨窝婉转,自有动人之处。她笑起来的时候,池澄心中不由一荡。他悄然走过去,双手从身后环抱住她,弯下腰,将下巴搁在她的颈窝处。

“你不会一无所有,我会帮你,谢凭宁有把柄在你手中,只要你抓到证据,他会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。”旬旬

沉默片刻,说道:“谢谢你,但麻烦把你的手从我身上拿开。”

经过CT检查和专家会诊,得出的结论不容乐观。曾教授因颅内大面积出血导致脑中风,现已深度昏迷。对于这类情况,医院通常采取常规的保守治疗,恢复的可能性相当渺茫,极有可能出现的后果是脑死亡,当然,也不排除恢复意识的可能,但即使清醒过来,由于脑部萎缩,智力严重受损,后半生也将无法生活自理。

“您刚才说的是‘常规的保守治疗’,言下之意,也就是说还有别的选择?”旬旬谨慎地追问。医生沉吟片刻,回答说:“目前国外已经研制出一种新型的特效药,能够有效刺激脑神经,加快病人复苏,减轻后遗症,但是……这个药虽然临床试验效果显著,但在一定的病例中发现其副作用……并且它的费用高昂,并不为大多数家庭所接受,如果对方愿意接受,则必须由家属出具保证书,一旦出现……”“不行,这太冒险,绝对不行!”旬旬心慌意乱地说道。“女儿,我该怎么办,你要替妈拿个主意啊!”艳丽姐号啕大哭,有如丧考。按艳丽姐的意思,就算是赌一把,也要让曾教授用新药,旬旬没办法只有答应。

回到自己家,谢凭宁已经在书房。“你眼圈怎么黑黑的,没睡好?你叔叔的病怎么样了?”谢凭宁上前握住旬旬的手问。旬旬注视着两人交叠的手,心想,这难道又是池澄说的“内疚效应”?她寻思了一阵,小声说道:“凭宁,你……你手头上现在有没有多余的钱?”“你要多少?”谢凭宁诧异。这是婚后赵旬旬第一次向他借钱。“你有多少?”旬旬低头问。“出了什么事?”“我叔叔的病需要二十万,我妈的钱加上我的也不够。”“二十万,怎么可能?你叔叔明明是享受全额公费医疗的!”旬旬告诉他这种新药不在公费医疗范围,并把医生说的药效情况告诉了他。

“这样绝对不行!”学医出身的谢凭宁理解这个并不困难。他压抑住自己先前的激动,滔滔不绝地为她分析这件事的利弊和后果,这分析和曾教授那些高明的亲戚如出一辙。旬旬怔怔地听他说着,忽然打断:“凭宁,那套小房子不是刚收了一年的房租吗?能不能先把它给我……我是说那给我,回头我把它补上。”他们夫妇婚后一年投资了一个小户型房子,因为地段升值,如今租了出去,收益可观。

“看来我说的你根本就没有听明白!”谢凭宁长叹口气。“那我说的你明白吗?”那套房子当初付的是全款,谢凭宁支付了一半,另一半则是旬旬婚前的积蓄和嫁妆。谢凭宁迟疑了一会儿,说道:“本来给你是没有问题的。但前几天佳荃说她公司有个很适合我们的理财项目,所以我把暂时用不上的钱交给她了。”

旬旬明白了,她听婆婆说过,邵佳荃在上海一个金融投资公司做顾问……旬旬慢慢抽回了自己的手,冷冷地问道:“难道你觉得这连知会我一声的必要都没有?”谢凭宁有些没反应过来,“我以为你不会在乎这些。”“就像我不会在乎你昨晚去了哪里?”

这一次,他眼里是真切切的惊讶。过了好一会儿,他才自嘲地笑道:“谈到钱,我觉得你好像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”“说不定我从来就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。”

谢凭宁从书桌的抽屉里翻出了一张银行卡,推到旬旬面前。“好了,为这个吵没意思。这里是两万块,我手里的现钱就剩这么多,你要的话就拿去吧。”旬旬的手指抚摸着卡面上的凸起,脑子里忽然想到的都是不相干的东西。那是一个荒谬的比喻。

跟别人伸手要钱,就好比当着别人的面脱衣服。收下谢凭宁这两万块,就和女人在一个刚宣称不爱她的男人身旁脱得精光没有区别。